

外

蒙

近

況

札奇斯欽

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外蒙古，是蘇俄所控制，在亞洲第一個成立的共產附庸，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稱爲「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它是蘇俄在展覽櫥窗中，顯示給世界——尤其是給亞、非落後地區——他們曾經怎樣的把一個未經資本主義階段的封建社會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模型。因此外蒙在蘇俄領導的共產集團中，有它存在的特殊的政治意義。

自從民國十年北洋軍閥徐樹錚在外蒙所扮演英雄主義的史劇，以悲劇終場之後，外蒙就轉入了俄共的控制，到今天由列寧一手造成，並由蘇俄紅軍擁上政壇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統治外蒙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民國十三年，外蒙唯一還可以抵制共產化的，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之後，外蒙更是急劇的轉入共產化的階段。執政的「人民革命黨」，原是由民族主義，和不滿現實的份子們組成的，所以在它執政的前半期內，不斷的有人掀起反共反俄的行動，所以清算「反革命份子」，「中國間諜」等等也是那一段時期常有的事。在史達林時代，外蒙的反俄活動最爲熾烈——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由於沒有任何外援的支持，一切反俄、反共的革命，都被蘇俄紅軍，和「蒙古人民革命黨」中，以喬巴山爲中心的史達林派所制伏了。當然血腥的清黨也隨之而來，使外蒙各項建設都一時因之停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局勢改觀，史達林時代的過去，給蘇俄和它的一切附庸帶來了有有限度的自由。這時喬巴山也死了，於是外蒙在內部也放寬了控制，多少有點自由，從外面又有蘇俄、共匪爭相援助，這樣使外蒙的經濟建設有了一大步的躍進，人民也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生活也安定起來。現在又經過了二十多年，外蒙在蘇俄集團中的樹窗價值和政治意義又增加了不少。

外蒙從民國三十五年開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以來，現在已經進入了第四個五年計劃的第四年度。但是在近年來，一連串的天災，和匪俄交惡的影響，使這第四期的經建計劃頗受挫折，非僅不能達到原來預定的指標，甚至還有若干項目的生產反更低落。對於這一項失敗，據外蒙報紙的報導，它的政

要們多指摘人謀不臧，而不太強調天災的嚴重。這一點也頗有令人玩味之處。不知是否要拿這個藉口，做爲將來處分某一批人的張本？但是這幾年來的寒冬、大雪、亢旱以及首府工業區烏蘭巴托市的水災等等，都是使家畜增殖，農業生產，工業建設受到阻害的極大原因。

在兩年之前，農業和畜產業在外蒙，仍是差不多要佔用全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這兩項產業的生產品也佔全部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但是這樣重要的產業，其增加似乎從民國五十四年以後，頗有停頓之勢。畜產總頭數自民國五十四年的二千三百八十萬頭，在五十五年減至二千二百萬頭，糧穀生產也從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公噸減到二十九萬七千二百公噸。只有工業成長率，是比前一年高了百分之六·六。其他如獸皮、乳油、煤炭、煉油、製磚、木材的生產計劃也都沒有達到理想發展。

爲了經濟減產的緣故，外蒙政要們在五十六年一年之中，加緊努力提高生產，糧穀的估計可能恢復到三十四萬公噸。工業成長率可能比前一年提高百分之九。這一項預期的目的已否達到，還要等進一步資料的證明。公平的來說，外蒙在經濟發展中最大的阻礙，還是不能不歸咎於惡劣不適於農耕的氣候，人力的不足，以及技術和行政上的錯誤，三個主要因素。外蒙家畜總頭數在民國二十九年曾一度超過了二千六百萬頭以上；但是因大戰期間，極力供應蘇俄軍需民用的關係，在民國三十五年的時候，已經降到不及二千一萬頭的數字。戰火平熄之後，經建開始，由於工業建設的結果，十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到首府烏蘭巴托——現在據說它的人口已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這樣使從事畜產業的人力更陷不足。所以使家畜的增產計劃，每每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總理」澤登巴爾曾經宣佈說，工業生產的價值，已佔工業和農業總生產價值的百分之六十五，證明外蒙已由一個農工業國家，變成了工農業的國家了。這雖是一種富於宣傳性的說法；但外蒙已經建立起三個工業中心，也是

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它們是首府烏蘭巴托，北部的達爾罕，和東部的喬巴山。其中烏蘭巴托工業建設是最早的。達爾罕是新興的一個重要工業都市。喬巴山則是於民國五十五年纔開始工業化的新建設，這裏預計在五十九年時，完成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說來，外蒙現階段的工業重心，仍是放在開礦（以煤礦為主），發電，製材，畜肉工業，洗毛工業等重要項目之上。

大陸變色之後，蘇俄、共匪曾一度競相拉攏外蒙，大量支援。後來隨着匪俄交惡，和外蒙向蘇俄一面倒態度的顯明，蘇俄為加強對外蒙的關係，除一面多予支援外，並使它加入東歐經濟互助的組織（C.E.M.A.），從這裏也得到了東歐各共產國家的經濟援助。

在畜牧業方面，經長年的努力和迫脅，已使百分之九十的牧人加入了合作化的牧場或農場——*inzel*。在各農場之中，原許可私有的部分，也漸漸的予以縮小。這也許就是，使農牧業者失去工作興趣，使農業不能增產，家畜無法增殖的主要原因。但是外蒙的共產政權始終認為集體勞動的效率是高於個別勞動的成果。因此在合作農牧場上每年共同勞動的日數，在民國四十四年是七十五天，在五十六年已經增加到二百五十天了。

蘇俄對其他共產國家工業機械的輸出，其價格之高，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所製造的同樣東西，這種榨取附庸國的故事，已經層出不鮮，對於外蒙古當然也是沒有例外。因此往往使受到蘇俄經援的外蒙古，不僅還不起本，連利息也支付不起。因此蘇俄也為了保持外蒙的櫥窗價值，和拉攏起見，不得不「慨然」的把這類貸與的機械，贈送給外蒙政權。但這不是說蘇俄不榨取蒙古人民的血汗，而不過玩一個手法罷了。在兩者間的貿易上，外蒙對蘇俄的主要輸出是家畜，和其他原料。這些都是為了工業化而付出的代價。換言之，外蒙為了它的工業建設，不得不把大量的家畜，以低廉的價格，賣給蘇俄，甚至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外蒙也因迫於大量輸出的關係，一面使自己的畜產總頭數難以增加，另一方面也有迫使以肉食為主的蒙古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牛羊賣給蘇俄，轉而改由貧瘠的土地所產生的糧穀。

另一個剝削的方法，是規定以外蒙北部庫蘇古爾湖的港口為蘇俄方面收買家畜的集中點。因此蒙古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家畜，從遙遠的各方趕到這一個市場來。沿途常有許多家畜瘦弱而死。其不死的，體重也為之大減。因此雖交出了許多頭數，但在重量上仍是難以達到預定的數字。可是俄國方面把

這些減了體重的家畜，用船運到西伯利亞的草場後，稍稍予以養息，就可肥碩起來。如此他們可坐享其成的，從重量上大賺一筆。相反的在蒙古方面，一則使遠路而來的牧人枉費極大的勞力，而近處的牧場，又因各地家畜的集合踐踏，也蒙受損失；然而外蒙的共產政權，似乎對於這一個問題，還沒有想出什麼改善的辦法。

外蒙是一個缺乏勞動力的地方，在匪俄交惡之前，共匪的援助大都是屬於勞動力一方面的。換言之，就是共匪把許多「勞改」份子送到外蒙，從事於各種工場，廳舍和道路的建築工事。的確這一批可憐奴工們勞動成果，對於外蒙的經建，提供了極大的效果。當時匪方對於這一批奴工的管理極嚴，他們雖然到了蒙古，但是不許與蒙古人接近。他們身穿藍色勞動服，住在以有刺的鐵絲網環繞的集中營裏，目的是怕他們逃亡。當地蒙古人稱他們為「藍色的螞蟻」。這一批被中共勞改送到蒙古的奴工們，隨着匪俄的交惡，及匪幫與外蒙之間關係日趨惡化，逐漸撤退，現在已經在外蒙境內不再有「藍色的螞蟻」了。但這樣一來，使外蒙五年經濟計劃原來的藍圖，也不得不加以更改，有的項目只好停頓。

政治上，外蒙介於蘇俄與共匪之間，無法擺脫來自兩方的影響。黑魯曉夫當政後，蘇俄雖沒有發生過像捷克一樣的自由化運動，但是比起史達林時代究竟是緩和多了。這一個風氣自然使外蒙的束縛和恐怖比較以前也寬鬆多了。但因為它的南鄰是共匪竊據的大陸，所以在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中，它人民自由的程度，仍是不能和東歐的幾個共產國家相比。不過比起匪幫控制下的大陸，似乎是自由得多。

在史達林被鞭屍之後，在共產國家（共匪除外）的史達林像，都被拆掉；惟有在烏蘭巴托通衢的那一個，依然豎立在那裏。死了的史達林派的喬巴山也沒受到鞭屍。外蒙方面的理由是：我們是獨立的，何必事事都學蘇俄呢？這不過是表面上的宣傳，而不是克里姆林宮已經對外蒙真的失去控制的證明。

外蒙在蘇俄多年控制的陰影下，逐漸培育了反蘇俄的情緒，和民族主義的思想。自然所謂親「華」制蘇的主張也會存在。為了提倡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年紀念，和其他親「華」的傾向，「人民革命黨」的副領袖帖木爾瓦齊爾，與岑德二人相繼的受到了清算倒下台去。從此外蒙的傾向更是轉向於蘇俄

的一面倒。這種趨勢到今天還沒有更張。

近來烏蘭巴托與北平之間的關係，自大陸發生「文革」和紅衛兵動亂之後，更趨惡化。外蒙報紙一再揭發毛共的謬誤及失敗。匪方也就稱它爲「蒙修」，以澤登巴爾爲首的反動集團」。前年八月曾以「外蒙大使」汽車司機撕毀毛匪像片爲藉口，在北平發生焚毀汽車，圍困「蒙使」的鬧劇，使兩者間的關係益加惡化。此外在匪區一連串的奪權鬥爭中，在內蒙地區烏蘭夫已被清算，比例上蒙古人被鬥爭的數字較高，也都深刻的刺激了外蒙人的情緒。再加每年由內蒙向外蒙逃亡的事件不斷發生，外蒙多半予以政治庇護，拒絕遣返，這也使北平方面感到極爲難堪。

在大陸的「文革」聲中，外蒙所採取的文化路線，似乎正和毛共相反。他們一反極左路線時代的方針，對於未經殘破的舊日文物，加以整理與保護。在二、三十年代，恐遭焚毀而被掩埋的書籍，也被視同寶物，有的還要加以翻印。藏書的人也受到讚揚。「蒙古科學院」每年不斷把舊書古籍大量刊印流傳，甚至在報章中也有人居然恭維蒙古傳統道德，主張提倡。這都是在史達林時代未曾有的現象。從民國四十五年，改用了以俄文字母併寫的新文字，現在推行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是舊文字仍是民間通用的文字，並未因新文字的推行，受到太大的影響。聽說高中以上的學生，似乎又開始學習舊文字，以免對於舊有的書籍無法閱讀。只是對於成吉思汗有形的紀念或尊敬，仍是受到指摘和禁止。因爲對這一個歷史偉人的懷念，會鼓勵民族主義的抬頭，而形成對蘇俄的反抗。同時俄方更怕蒙古民族主義的運動，會波及到它所控制的中亞和西伯利亞非俄羅斯其他民族的向背。所以俄共必須要通過蒙共繼續發動對成吉思汗的打擊。

外蒙在獨立之初，就曾爭取各國的承認。其目的不僅是要加強它「獨立」的地位，而且也是要減輕來自沙皇政府方面的壓力。當然這一番努力，因遭帝俄的阻撓，沒能實現。現在局勢變了，蘇俄不能再限制外蒙與其他國家建交（至少在表面上），外蒙方面也努力爭取非共自由國家的承認。其目的似乎與半個世紀前，沒有太大的出入。現在除已經加入聯合國，與共產集團諸國和亞、非地區的中立和親共國家也建立了外交關係。在西方自由國家中，英、法、芬蘭、奧地利、希臘和澳洲也相繼承認。美國和日本有時也有建交之議；但是爲了我國堅定的反對，使這兩個國家不得有所躊躇；但是我

們必須知道美國與外蒙的建交，也不見得是蘇俄所歡迎的事。例如：前年在美國召開第二十七屆世界東方學會的時候，蘇俄以反對美國打越戰爲詞，拒絕出席。外蒙也不得不躲在「老大哥」的後面，不去參加。可是東歐共黨國家的代表却都去與會。也可以看出蘇俄對外蒙的控制，由於地理上的關係，仍是遠較對東歐各國嚴緊得多。日本與外蒙的貿易額，每年仍在一百萬美元限度之內，在經濟上不佔重要位置，所以也不願因小失大，承認外蒙。在亞洲，印度與外蒙最爲密切，這當然與蘇俄、印度的接近有不分的关系。外蒙駐新德里的「使館」，是它對亞、非地區活動的總樞紐。

民國十年「人民革命黨」，在蘇俄紅軍支持下，奪得政權之時，就聲明因「蒙古政府的要求」，留駐在蒙古，直至「革命」完成，自己足以「保衛抵抗外侮」之時爲止。在二、三十年代，外蒙反共、反俄革命，也都是因爲紅軍根據這一項條約進駐而失敗的。現在在捷克的行動，正是那時舊事的翻版。蘇俄與外蒙間的這一項軍事條約，似乎是一直在維持而沒中斷。現在在匪俄交惡，和烏蘭巴托受到北平威脅的時候，這一項軍事條款重新加強（五十年？），因之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北平宣稱，蘇俄紅軍已進駐外蒙並且還有飛彈。這一個問題，雖引起辯論，但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外蒙的「國防部長」拉布蘇隆也曾一再誇耀蘇俄新武器的支援，使外蒙軍力的日益強大，足以應付侵略者（當然是指毛共）的進犯。

民國五十五年，「蘇蒙軍事互助條約」重新訂立之後，蘇俄集團的東歐國家，也隨着在對匪的戒備上，支持外蒙。五十六年七月，保加利亞與外蒙簽定了一項條約，似乎是有關軍事合作的秘密條款。八月與蘇俄，九月與波蘭，又訂定了有關交通通信的條約。他們協助外蒙建立無線電廣播和電視的系統，其實這是建立一套針對匪幫軍事通信的系統。另外在外蒙西境又由捷克協助建立了無線電台，這與測探匪幫核武器的試驗，有莫大的關係。蒙古科學家N·索德那木在五十六年夏出任了蘇俄集團的聯合核子研究所的副所長。去年九月間東德總理斯托普訪問外蒙，那時傳說外蒙有一個戰車部隊駐在東德。這一件事似乎也曾經使人家想像東歐國家也派了軍隊與蘇俄紅軍一同進駐外蒙的可能。十一月間，盛傳東德與外蒙已簽訂了軍事協定。總之在蘇俄的影響下，華沙公約國都會相繼的與外蒙訂立軍援的條約，在這種情勢下，匪幫與阿爾巴尼亞的軍事同盟條約，對於外蒙的威脅，自然也可不言而喻了。